薇薇安的日記：九月—十月

這日記是兩個月前寫的。這段時間我一直非常地忙碌，因此沒有什麼多餘的時間，這一篇我只能選最重要的事情更新，也順便簡略地提一些其他的。
但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分享幾張和八月份日記相關的圖片。我有太多的照片，

卻沒有足夠的空間分享它們。

這棵巨木有100歲了。我想也許樹木活得比動物長久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維持靜態；因此內部沒有產生太多的磨損。以此類推，如果我們照顧自己的身體，讓細胞不必這麼頻繁地替換—

為什麼我們不能長生不老呢？

約瑟芬和男孩兒們。在我之前發表的七月—八月日記可以讀到相關故事。

接下來要談到的是，不只在過去兩個月，可以說在我整個人生裡，
那些所有我曾經試著施加影響力以促成改變的事情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寫了一篇很短的分析文章，叫做『終結資本主義』
。我們把這篇文章印在傳單上，在示威遊行的場合分發，也把它貼在我個人自傳的前頁，讓這本書也成為傳播此一信息的一種方式。這張傳單的正面是一張以紅色和綠色劃分的世界地圖，它所呈現的是：一旦失控的氣候變遷發生之後，地球上所剩下的土地範圍。

這篇分析是具有爆炸性的，因為一旦你們讀了，就會瞭解為什麼資本主義是問

題的根源，而且每件事都與它息息相關。知識就是力量，你們將會採取行動。

10月29日，星期三：我從最新的消息開始講起。在我們回顧九月初的日記之前，我必須讓你們知道，每天的24小時，我是如何無時無刻地想著怎麼做才能最有效地讓我們所有人一起對抗氣候變遷。感謝老天，現在大家都在談論這個議題，但我們需要對這議題產生更強烈的急迫感。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將我們推到懸崖的邊緣，而我們必須設法阻止他們。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廢話，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昨晚我和我的朋友保羅通電話，我想問他關於聯合國的事。原因是：我有個機會和潘基文進行半個小時`面對面的個人會談，但是我必須飛到維也納去。我的感覺是，我得先對想問他的事情有清楚的概念。保羅是一個藝術家和園藝師，我認為他也是個政治哲學家。他尋求各種資訊，以針對使事情變得更好的方法，產生個人觀點。

保羅似乎記得所有的事情。

我向他詢問美國那使聯合國無用武之地的否決權。他舉了兩個例子：1)
從70年代開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反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侵略，然而每一次由聯合國大會號召的行動都被美國行使否決權給破壞。2)
在南非，最終美國向世界輿論妥協，取消他們的否決權，直到那時南非的種族隔離才結束。我不記得美國（還有他們的英國盟友）是如何繞過聯合國這一關，在伊拉克進行不合法戰爭的細節。

儘管如此，我知道聯合國確實也做了一些很不錯的工作，並且依然受到尊崇。
舉例來說：它在世界各地推廣『以提供工作取代援助』
的計畫，我們的非洲包項目就是與這個計畫相聯結的。我認為聯合國曾經有機會可以保護愛德華·史諾登。我心裡想著：潘基文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對於去或是不去的決定，我一直到上床睡覺時還拿不定主意。我們為了反對人口販賣的議題設計了一張地毯，拍賣的活動潘基文也會參加。我一會兒想著：不論如何我應該去參加這個我們贊助的活動；一會兒又想著：但除非必要我不旅行... 對於是否該去沒法兒下定決心。

恰巧我時常在半夜醒來2~3個小時，夜裡保持清醒對我而言不是個問題。我並不需要很早就去工作，因為這是我的公司，我的工作時間很有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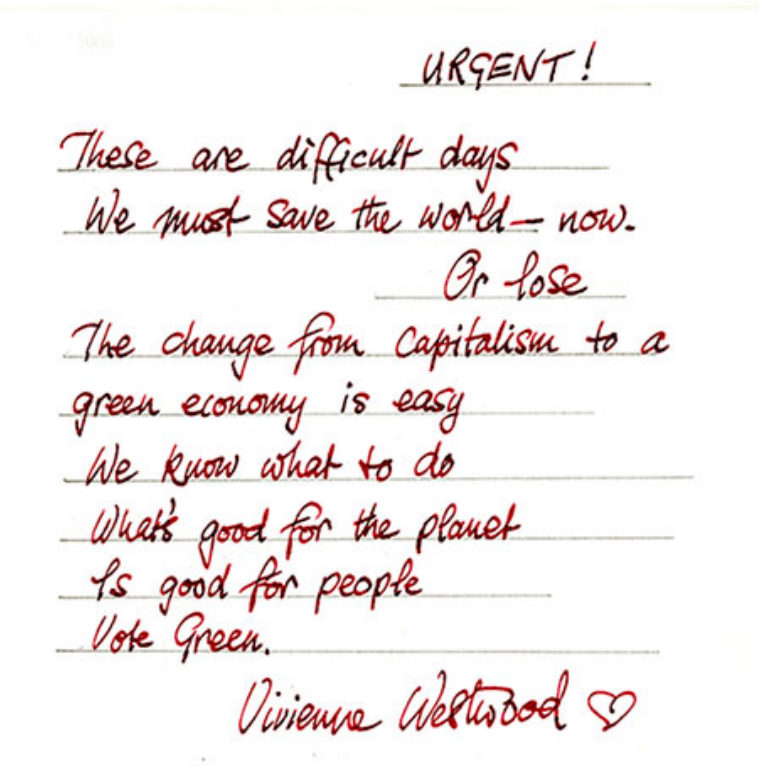
我在腦海裡想著很多事情，躺在那兒，一個想法衍生出另一個（從前我跟你們提過我所記得的50個長語錄，我十分享受把這些語錄一句句回想一遍的過程）。我近來一直在學德文，這會兒我記得一些新字，比如：『schwierig』 是『困難』 的意思，我用它造了一個句子：「這是困難的日子」
。這個句子其實是和我的擔憂聯結在一起的。「我們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以對抗氣候變遷所衍生的需求」，這個想法似乎對於我該問潘基文的問題，提供了顯而易見的答案。

我將告訴他我所擔憂的事，看看他能幫上些什麼。我能請他不斷地告訴大家氣候變遷的危機是很急迫的嗎！？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前有一股反資本主義的潮流正逐漸風起雲湧地產生。套句羅素·布蘭德的話說：「我們必須瓦解資本主義以拯救環境。」
為了拯救環境，我們必須切換到綠色能源。而時機就是現在！政府還採取撙節措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抓著資本主義不放。陳述溝通時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是很重要的，透過使用這個詞，人們可以看到每件事是如何地息息相關。潘基文會用這個詞嗎？當然，除了那些從沒想過，在資本主義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經濟體系存在之可能性的那些人，每個人都在使用這個詞。當你不斷引用資本主義以稱呼一個金融體系，你開始產生這樣的想法：這不是『唯一』一個可行的系統，可能還有其他的。我們可以有，也必須有一個不同的系統。我自己在一年前也不怎麼使用這個字，曾經用『那腐敗的金融體系』
來稱呼資本主義，因為用這個字可能會被貼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籤，接著就沒有人會聽你在說什麼了。但現在透過資本主義這單一個詞，你們可以一次性地掌握我們所面臨這些問題的因與果。

嗯，我沒有馬上想到該問潘基文什麼問題。我醒來時有兩個詞浮現腦海 ：『緊急』 和 『資本主義』
，同時我感到非常地擔憂。雖然已經進行了很多的抗爭活動，而且隨著參加者的互相串聯，抗爭活動的趨勢將愈益升高，但整體的急迫感還是不夠強。照理說我應該得準備好出門工作去，但我一直摸東摸西 — 煩惱着。

最後我做了半小時的瑜珈，瑜珈安頓了我的身心。『鍛鍊』一詞兒可以解釋瑜珈的作用：當你鍛煉捶打金屬時，你讓它變得強壯有韌性。或者你可以拿一根鐵條並敲打它（通常用來敲打的是另一塊鐵），這麼做會把鐵條轉變為磁鐵。瑜珈讓你保持結實而有彈性，並且使你所有的細胞井然有序，為身心的系統找到中心點。這讓我心情愉悅。當我和人們交談時，對我而言很重要而必須記得的是：一般來說他們與我同在，而且能夠進入當下的狀況；與此同時，高收入族群通常令人驚訝地搞不清楚狀況，這說法也適用於一般的記者。公眾比起在媒體中的報導，對清楚認識事實的真相，投注更多的關切。

做完瑜伽之後我用 「這是困難的日子」
這個句子做了一首類似詩的作品。當我抵達工作室的時候已經是中午12點了。


URGENT!

These are difficult days
We must save the world — now.
Or lose
The change from capitalism to a
green economy is easy
We know what to do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people
Vote Green.

Vivienne Westwood ♡

我們用了中餐：沙拉 — 材料是生菜、煮熟的甜根菜、蛋與核桃；醬汁 — 混合了蒜頭、檸檬還有油。我總是把生菜之類的食物帶到工作的地方作為午餐。良好的飲食，以及保持好身材的祕訣是，儘可能自己準備自己要吃的食物。

我把之前提到的宣傳摺頁寄給潘基文，這樣他就可以在我們會面之前先讀過。

安德瑞亞到義大利去，為金色標籤作準備工作。他接著會從那裡搭火車去見他的家人，一起過萬聖節。

這天其餘的時間我拒絕了一切干擾，設法完成了紅色標籤布料的分配計劃。我很開心能把我的 『詩』
加進一個打印的圖樣，而且把我的文化之心塗鴉作為刺繡圖案。對真正文化的需求（而非消費）在我的行動主義中佔了一大半的比重。這天結束時我感到快樂。

現在讓我們回到九月初的時候，那時我是多麼希望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答案是yes（贊成）。

9月1日，星期一：我接受了蘇格蘭時裝協會所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我對格子圖案的熱愛與獲頒這獎項很有關聯。在發表感言時，我借機談到投贊成票的重要性。你們需要讀一讀我的分析 『終結資本主義』
，如此一來我就不必重覆說明。我把重點放在民主的理念。在英格蘭，除了主要的兩黨，沒有其他的選擇，因此可以說沒有民主。我在演講時提到：「我們英格蘭人必須對我們的政府進行抗爭；你們（蘇格蘭）可以有你們想要的政府。」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蘇格蘭或英格蘭的年輕人在之後都跑來對我所做的演說表達感謝。他們都想投贊成票，也都清楚自己投贊成票的原因。我注意到，保羅·韋勒的兒女似乎對私人銀行的意圖知之甚詳。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WHAT'S BAD FOR THE PLANET IS BAD FOR THE ECONOMY"

What's good for People is good for the planet.

對地球有益的，對經濟也是有益的；對地球有害的，對經濟也是有害的。對人類好的，對地球也好。

蘇格蘭有機會可以解開政府帶著我們陷入的資本主義陷阱，建立一個奠基於人

民力量`具有真實價值的經濟體系（參見綠色經濟）。
英國是個小島，但它卻極富信譽。這個國家在歷史上和地理上都是幸運的；金融上則位處英語系國家的中心。它也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贊成（蘇格蘭獨立）的結果將對世界發送一陣衝擊波，促使蘇格蘭成為拯救地球的催化劑。

除了以再生能源為起頭而建立的新經濟模式，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不這麼做，失控的氣候變遷將會征服我們。

9月14日，星期日：紅色標籤時裝秀，倫敦。我們的模特兒特別為蘇格蘭獨立公投戴著『Yes』（贊成）的徽章，這場秀的主題則是『民主在英國』。

9月4日，星期四：萬億基金會辦了一個採用太陽能發電的派對。我發表了演說。（和『終結資本主義』這篇分析相同的內容。）

9月6日，星期六：參加在莎米家舉辦的派對。我和她的朋友們談得很開心，尤其是桑迪·托克斯維格和她太太黛比。如往常一般，我的目標是讓和我接觸的人們更為投入停止氣候變遷的訴求。

9月10日，星期三：為了即將登場的個人傳記發行，我必須開始接受一些採訪。今天這一場是每日電訊報的訪問。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合作的是大概有20年沒見的朋友克莉希·依蕾。她是最先對我所設計的時裝感興趣的記者之一。我對她的記憶從還在國王路的小店舖工作時開始，她是我們的常客，不僅保存著一路走來從我們這兒買的衣服，而且所有的衣服她都還持續地運用在穿搭上，今天也不例外。我們的衣服真的很適合她。

之後我到樓下加入克里斯蒂娜·亨德里克斯的攝影 —
她穿著我們設計的禮服拍攝將刊登在好萊塢報導的照片，這是關於誰穿著什麼走了紅地毯，還有誰設計了這衣服之類的報導。之後安德瑞亞也設法加入了我們。克里斯蒂娜的演員丈夫傑弗瑞很喜歡他在一部政治電視劇裡的角色。他們是快樂的一對。

9月17日，星期三：在公投前夕到蘇格蘭去，參加第4頻道所舉辦 ` 約翰·史諾

主持的辯論會。贊成和反對兩方的攻防並駕齊驅。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讓我覺得這是我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事件。那可能將發生的分裂可以導致改變，而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從未有一刻像此刻般需要改革。

在辯論場我們贏了，好，但後續呢？

羅拉和我坐在我們所住的旅館喝飲料，兩三位賓客也加入我們，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第二天早上我們挺早就離開了，我對這可能發生的事件投入了如此多的關注與思考，到如今我並不在乎審判結果 — 精疲力盡了。

晚一點，我發現我確實在意，心想如果真的發生該有多好！我猜我之前已經有「這麼好的事情應該不太可能發生」的心理準備。

亞歷克斯·薩爾蒙德是個真正的英雄。我所知最有趣的投票理由是：「我們如何得知，如果蘇格蘭政治家們贏了，他們不會像威斯敏斯特那些一樣壞？」
贊成票在社交網路及青年族群中贏了。這股力量不會消失。

9月21日，星期日：氣候大遊行，從天普堤岸到國會。我和彼得·加布里埃爾、艾瑪·湯普森和彼得·塔歇爾一起走在遊行隊伍的前線，這遊行大半由Avaaz（一個全球採取行動組織）所安排。感謝辛蒂和佩普做了組織動員，以及準備標語等工作，很多公司裡的同事都來了。走在前線的我抵達國會附近，作完（一樣的）演講之後，遊行隊伍還持續地加入，那時也還有許多人在出發點天普等著出發。估計參與人數：40,000人。下次我們應該在海德公園舉行 —
更多志同道合的友伴。

遊行時我走在啟·葛班波拉旁邊，他的雙腿癱瘓，坐在輪椅由他太太妮可推著走。你們聽說過他們的兒子贊恩嗎？二月時發生在英格蘭的洪水中，贊恩在含有氰化氫的水淹到他們家那晚死了。同樣的氰化氫傷害了啟的神經而致使他癱瘓。這雖然是相當為人所知的新聞，但那時我還沒聽說這件事。有關當局允許人們在附近的一處掩埋場丟棄這類的氰化物，但政府事發後卻規避責任，而且沒有提供任何的解釋或幫助。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贊恩·葛班波拉，七歲，最近在薩里所發生的洪水使他因氰化氫中毒死亡。

當政府在所有證據都顯示出：一切用水力壓裂採取頁岩氣的行動都不可避免地毒化水源、土地以及空氣時，還試著要把這政策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應該想想他們對待贊恩的行為。

9月24—27日，星期三 —

六：為了我們在星期六舉行，以停止生態滅絕為主題的金色標籤秀而到巴黎。

節目筆記：我知道我每次都重覆一樣的內容，山姆 — 髮型，瓦爾 — 化妝，多米尼克 — 音樂，東尼 — 燈光；還有我最好也提一下做指甲的瑪瑞翁，他們讓事情進行得更為順利。

多米尼克·埃姆里希為我們走秀的音樂作曲

這場秀得到很好的評價，當然，我自己也覺得很喜歡。

我們在巴黎待了幾天，很不錯。雅絲敏的小店正式開張了。除了造型師的工作之外，她還設計自己的內衣品牌 ： 雅絲敏·艾斯拉米。這些衣物看來如此脆弱卻又堅韌 —
漂亮的東西。大家 ` 安德瑞亞還有我都很喜愛雅絲敏，她總是笑容滿面。

我們到雅克馬爾·安德烈博物館看佩魯吉諾的展覽，相當精彩。在國家美術館也有很多他的作品。因為佩魯吉諾啓發了拉斐爾，那兒也展示了拉斐爾的畫作，而拉斐爾的畫則更深一層。我無法相信有任何事物可以達到如此深遠的境地，但他做到了。突然間，安德瑞亞以堅決的口吻說：「沒有人，沒有人能畫得像拉斐爾一般」 。

5年前我從塞恩斯伯里超市買了這盆植物，照顧指南的最後一句是“用後丟棄植物”，我沒照著做，從那時起它一直花開不斷。花盆是天鵝造型。